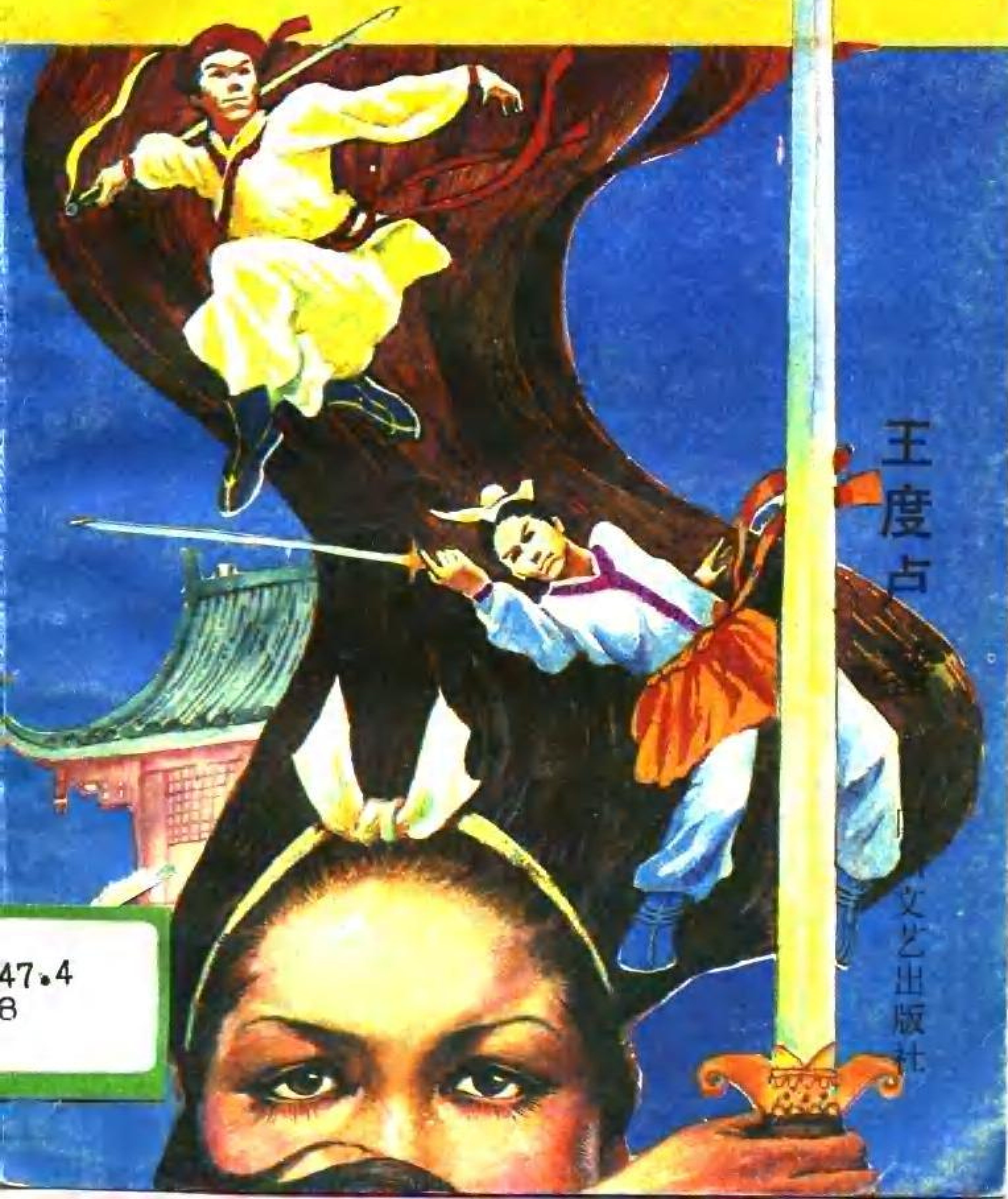


芳凄劍冷



王度古

文艺出版社

47.4
8

王度卢 著

冷剑凄芳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永康
封面设计：华 堤
版面设计：龙小龙

书名 冷剑凄芳

作者 王度卢

出版
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

1989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.375

印数 1—50,000 册 字数90千

ISBN 7—5411—0423—X/I·393

定价： 1.6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斗起长桥侠女相助
情生良夜好汉为难 1
- 第二回 忍泪忤情重栖古寺
携剑入市巧遇恩师 19
- 第三回 探酒楼师徒逞豪雄
失芳踪深夜滋悲痛 40
- 第四回 干姊妹古刹训痴人
情姑娘钢刀敲宝剑 65
- 第五回 投官衙被指疯魔汉
允婚事堪怜老实人 79
- 第六回 聆直言心伤多情女
砺宝剑迎斗大刀王 96
- 第七回 踞新房凤鸾成大错
埋永恨血泪结全书 114

第一回 斗起长桥侠女相助 情生良夜好汉为难

这桥是早先刘得飞拉骆驼的时候每天至少要走两趟的，现在因已天热，所以没看见一匹骆驼，可是桥的石栏杆，雕刻的那形势不同的一个一个的狮子，却都依然存在。他们的车疾疾向上去走，车轮的声音显得更大，在车上的人觉着更颠簸。还没有走到桥的中心，突然，就被几个拿刀持枪抡铁棍的人截住了，一齐怒声喊说：“站住吧！刘得飞你这小子，今天还想拐了娘儿们跑吗？”刘得飞并不吃惊，手中紧紧的握着剑柄，扬眉一看，见就是双铜灵官陈锋，赛黄忠马宏，佟老太岁，阎王笔大罗岱，另外又来了一个虎背熊腰、身材矮小、可是十分结实、满脸灰白胡子的老头子，手持一对特别长也分外尖锐的“判官笔”，这不用说，一定是罗岱和罗崇的爸爸，那绰号为“魁星笔”的老罗龙了，这老家伙大概是今天才从大同府来到，他们倒有主意，知道刘得飞必从这里走，所以先赶到这里来等着。这地方桥身虽宽，可是两边都是水，前边截住，后边的周大财跟韩豹也追来了，个个手中的家伙全都举起，佟老太岁

的大铁棍向下一砸，“咣”的一声巨响，幸亏这桥结实，不然能给砸塌了，他怒嚷着说：“刘得飞！我活了这大年纪，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大胆横行的小辈，硬从人的家里抢娘们，什么东西！今天我非得把你打成肉泥！”老罗龙嘿嘿的冷笑说：“我道刘得飞是怎样的三头六臂，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乳毛未脱的小崽子？我来得这趟真不值得。在马脖子岭伤了我的二儿，原来就是你这么个小孩子？孩子你下车来吧？快跪在这桥上叩头，把人家的姨太太交出来，我老头子也真不愿要你的小命！”刘得飞虽然叫车已停住，他却依然守护住车帘，并不下来。手握宝剑拱拱手，说：“你们两位老英雄，别听信旁人的话。韩金刚他凭什么抢去人家那些良家妇女，在他的家里，受气挨打，我就是为这不平，我救的是小芳，她是好人，她早就是我的恩姊！”佟老太岁大怒，高举铁棍来说：“你说什么吧？花言巧语，你骗得了谁？快！快下车来，扔下你那宝剑，便饶你命。要不然我一棍连车带你全都打碎！”刘得飞听了他这句狠话，心中实在气愤已极，便在车上蓦的就站起身来，手抡宝剑，向佟老太岁就砍，佟老太岁疾以铁棍横迎，老罗龙自侧，又双笔齐进，刘得飞却将剑变换着数，“咣啷咣啷”的舞起，杀退了罗龙的两只笔，剑从佟老太岁的胸前掠过。佟老太岁不得不拽着棍向后去退，而这时罗岱又挺双笔扎来，也被刘得飞剑舞如飞，使他反倒闪避。最可恨是周大财，带着陈锋马宏等人就去掀车帘，要把小丫鬟跟小芳都掀下来，车里“暖哟暖哟”的直叫，

刘得飞是疾忙回身，宝剑紧削，“吭吭！”周大财等人虽都以刀招架，可也敌挡不住，当时周大财跟马宏齐都被剑斩倒在地，陈锋跑了，罗龙父子的“笔”又一齐扎来，佟老太岁的铁棍自下边扫到，但刘得飞一跃而起，形如飞鹤，宝剑狂舞，“呼呼”的带风，同时大喊：“赶车的快走！……”那赶车的——陈麻子的表弟，也真能干，趁势抡鞭，赶车就跑。然而大罗岱却叫他的爸爸和佟老太岁敌住刘得飞，他却与陈锋跑去追车，三两步便已追上，陈锋抡着双铜，罗岱挺着判官笔，他们就要将车拆了，连车里的人也都不顾，在这危急之时，忽见罗岱惨叫一声，双手扔了“判官笔”，扒倒在地头上流出了血，原来中了一镖，陈锋是腿上中了一镖，也躺倒在地。

车“咕隆隆”的飞似的驰去了。刘得飞一面死力敌挡佟老太岁跟老罗龙，同时他还把那边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不禁大为惊诧，一面抡剑继续敌挡，一面侧目向右边看了一眼，就见原来是由东边来了一个骑小黑驴的人，却是个女的，打镖的就是她，她又打来一镖，佟老太岁扔了大铁棍也扒下了。这女的下了驴，抡刀也来战罗龙，并尖声说：“刘得飞你快走！”刘得飞又一看，哎呀！这原来正是卢宝娥，心说她怎么由张家口来了？卢宝娥此时又一镖，把罗龙也打躺下了，她就急急的说：“刘得飞你还不快走！傻东西！韩金刚还有人呢，他们眼看着就来了！”刘得飞收了剑说：“卢姑娘！那么你呢？”卢宝娥就“噗哧”一笑，她这一笑，也真好看，脸儿虽黑，却是风流，

腰儿纤纤有如杨柳，然而这是一颗随风疾舞的杨柳，她的身手真是矫健，她的手里拿着镖还拿着刀，身穿藕色的小衣裤，直说：“快走！快走！保护你那小姊姊妹妹快点请吧！韩金刚来了全有我，用不着！尊驾您！”刘得飞又惭愧，又感激，他也不知应当说什么话，只好转身向西跑去，追上了那辆车，跨上了车辕，又催着快走，“咕隆隆”“咕隆隆”一霎之间就过了桥。桥的这边本来拥挤着许多过路的车马，但当时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路，齐都扭着头看他们。他们的这辆车就够过去了，骡子的四脚不停，车的双轮飞动，赶车的虽想立时叫停，可也停止不住了，如此又往西走了二里多地，车走得才缓了一些，回首已看不见了芦沟桥，更看不见了卢宝娥，刘得飞心里真佩服，又感谢，觉得刚才幸亏有她来救，幸亏她会打镖，可是她原在张家口，怎么会来的呀？来了是为干什么呀？莫非她是专为帮助我，才来的吗？啊！她真跟我好，她可真有本事，只是现在那桥上连死带伤，躺着躺着的有好几个，那能就算是完了吗？她救了我，我算是跑了，可是把一大堆麻烦都给了她，韩金刚和官人，就是找不着她，也能去找卢天雄，我叫人家受连累，我算什么好汉？

因此心中又气又着急，恨不得即时又回去，有什么事情一人去当，然而他又不放心小芳跟这小丫鬟，想着只好先把她们安置好了，然后自己再回城里去，别的不说，反正还得找着卢宝娥，给她道个谢。

这时小芳坐在车的尽里边，向外对刘得飞连问了几句

话，问是刚才得到了谁的帮助，才脱的险，刘得飞却没答言。赶车的说：“是一个女的，真很厉害！”小芳惊讶着说：“什么？是一个女的？她是干什么的呀？”刘得飞只说：“是一个女保镖的！”详细的话，他却一句也不说，因为是不好意思说，早先要没有卢宝娥提亲的那件事倒不要紧，有那件事，早先不叫人家当媳妇，嫌人家黑，现在可多亏人家这黑丫头来相助，何况人家也不是怎么太黑呀？比我措煤的时候那张脸，可白多了。真不好意思，再细说，更不好意思，因为小芳给我的那金如意，现在还在卢宝娥的手里，女人的心眼窄，她要知道我把她的如意弄丢了，她得有多生气？我也算丢人，得啦，不说吧！反正我把小芳救出来，是已经报了她的恩，卢宝娥对我的好处，我将来也必报答，决不欠帐！又想：连卢宝娥都知道小芳是我的姊姊，并说小丫鬟是我的妹妹，那么，她可算是我的什么呢？这可真不容易称呼她啦，干脆，见面时，我就称她为一句“女英雄”！

想着想着，骡子车还在慢慢走着，到了夕阳啣在西山角的时候，就来到了门头沟，刘得飞也许因为有好几年没回家的缘故，进了村子，他看着很是生疏，又因为骆驼都找凉快的地方“避热”去了，所以连一个长脖的骆驼也没看见，他感觉着景况萧寥，冷落。到了他的家门，一看，也改了样儿了，土房更显得破了。他就叫车停住，宝剑放在车上，他先下车走进门，见了邻院胡大嫂，头发都秃了，胡大嫂的儿子早先比他小两岁，现在也成人

了，倒还认识他，说：“哎呀！你是得飞呀？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他的叔父刘大脖子，现在已是一个孤老头子，脖子不但不大，而且变得又瘦又细，说：“得飞，你还回来？”刘得飞顾不得一一行礼，只说：“外面还有人。”这时小丫鬟搀扶小芳也下了车走进来了，刘大脖子跟胡大嫂母子看着全都惊讶，门外的邻家妇人也赶来了好几个，都说：

“这是得飞的媳妇呀？”小芳当时就一一的见礼，真好象媳妇来到了婆家似的。刘得飞却张口结舌，因为，回到家里还能对老邻居说：“这是我的姊姊”吗？这话不能说，因为都知道，我本没姊姊。说是媳妇，又实在不是。他只得含糊其辞，说：“我是送她们来这儿住，她们来这儿住住，就是住住……”刘大脖子只住一间屋子，屋子还很小，当然也脏得很。胡大嫂就说：“快让到我这里屋来吧！你大哥又没在家，等给他们收拾好了屋子，你们再住！”刘得飞把赶车的也请进来喝水休息。天色已不早了，赶车的今晚也不能回去了，只好也在这儿住。所以房子小，真麻烦啦，胡大嫂当时就把小芳跟小丫鬟全让进她的屋，几个邻家女人也都跟着进来，悄声的评头论足的，都说：

“这媳妇长得不错！”可是刘得飞怎么给说来的呀？还带着个丫鬟，大概是拣得的一个便宜。当下，刘大脖子就追来问了：“我没听说你娶媳妇，怎么会带来了媳妇？”刘得飞摆手说：“慢慢说！慢慢再说！”他这样一支吾，人家都更狐疑起来？小芳是害着羞，低着头，一声也不言

语。小丫鬟更把嘴闭着。于是刘大脖子就害怕了，说：“得飞呀！你可别弄回来麻烦呀？这媳妇是哪儿的？你别在城里惹祸呀！”赶车的陈麻子的表弟，却在窗外说：“没什么的，我知道，他是昨晚在烧饼铺里娶来的。”刘大脖子说：“是张歪子那烧饼铺吗？”赶车的回答说：“对啦，是我的表兄陈麻子给他作的媒，媳妇的娘家也没人，那小姑娘是她的侄女。”

赶车的大概对刘得飞的事已看明白了，知道他不会说，所以才替他胡编了这么一套谎，不想这些人都就相信了，立时女人们全都给刘大脖子贺喜，说：“您这可有了侄儿媳妇了，还来了一位亲戚的小姑娘。”又向得飞说：

“你得请我喝喜酒呀？”刘得飞只好笑着，说：“我们饿了，我这儿有钱，谁给我们买点饭食去吧？”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子来，胡大嫂说：“都说你在城里保镖发了财，敢情是真的。可是咱们这村子，你忘了？连个卖饼的也没有，干脆我给你烧柴做锅吧！”她就要下手，小芳却急忙站起身来拦阻，说：“大嫂子！那有这样儿的，我们一来就先叫你忙！您告诉我锅在哪儿，叫我自己做吧！”胡大嫂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们这村里的规矩，新进门的媳妇不能就做饭，还是让我来吧！”小芳依然客气着，这时就有邻家的女人点上了屋里的灯，灯光一亮，可照出她脸上的鞭伤痕迹，原来不是胭脂。当时又使得一些人起了疑，邻家女人们又悄悄的谈论。小芳却走到外屋的灶旁，小丫鬟给她抱来院中的干草，她就升起火来。

小芳真是一进门就成了新妇，她一点不避烟熏火燎，她那么贵重的红缎的还绣着花朵的衣裙，就坐在灶前地下一块砖上，烟把小丫鬟刺激得不住咳嗽，小丫鬟也勤快地往锅里添水，一霎时就烧热了一大锅开水，于是就冲茶，这儿也没有茶叶，是现往邻家去借来的茶叶，于是传嚷得满村子的人全都知道了，来的人更多，都说：“我们来看看看得飞的媳妇，哎呀！真不错，还一定会过苦日子！”又有人说：“快点给人家收拾屋子吧！哪有人家刚回到家里，头一夜就不叫人家团圆的？”

所以，大家都在忙乱，小芳跟丫鬟都是一句话也不答，刘得飞拿着个粗饭碗，坐在炕头喝热茶，他却直发怔，发怔是还想着卢宝娥在芦沟桥施展的那绝妙的身手。可又不住的发愁，因为现在的情景，简直是要弄假成真，真要把小芳弄成我的媳妇，我可怎能当得起呀？这样，他的心里倒不禁难过起来，别人拿他打要，说：“哎哟！你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，你可怎么消受呀？”还有推他拉他，叫他跟小芳当晚就拜天地的。他却一声也不言语，他甚至要起急，跟人家翻脸，但他极力的忍耐着，好在是回家里暂时躲避，明天我就还得进城，绝不可以得罪这些老邻居。

待了会，胡大哥回来了，胡大哥是以赶驴载客为生，一天不知要跑几趟芦沟桥，一进门就说：“今天芦沟桥出了一件事，是个女的会打飞镖，打死打伤了好几个人，听说那全都是城里的镖头，可惜当时我没在那儿，没看见那个

大热闹……”当下许多人又谈论着这件事，把一些邻家妇女，连胡大嫂全都吓得直“哎哟”，说：“那样的女人得有多么厉害呀？多半是个母夜叉吧？”小芳，小丫鬟跟那赶车的全都听见了，可是一声也没言语，刘得飞也只好不言语。胡大哥却又来向他说：“得飞！你现在带着媳妇回来了很好，城里那些保镖的简直没有好人，他们整天拿刀动杖的，前天有个人来找你，说是镖店里派的人，催你赶快回去，别说你没在家，就是你在家，我也得说你不在家。因为保镖的来找你，大概没什么好事，我替你做的这个行当，真时时提着心。现在你既娶了媳妇，也回家来了，我看着真喜欢，我劝你就在家里住着吧，以后或是置几头骆驼，或是租几头骆驼，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吧！在镖行混，真不是事！”刘得飞也只得点头答应。邻家们都很热心，有的帮助小芳烧好了粗米饭，大家吃，有的早把新房给他们收拾好了，所谓“新房”，还是刘大脖子住的那间屋，叫刘大脖子临时搬到邻家去住，小丫鬟住在胡大嫂的屋，赶车的有他的那辆车，就是睡觉的地方。刘大脖子的屋里虽然破破烂烂，可是经过一收拾，也很整齐。

还有人临时用红纸写成双喜字，贴在墙上。被褥，连枕头都是邻家借来的，另外由西邻新结婚的陈二嫂借来了一对锡烛台，点得还是红蜡，真是应有尽有，喜气洋洋，大家还念着吉利的话儿。待了会，就将刘得飞和小芳，双双的送到屋里。

夜渐渐的深，邻家们陆续散去了，窗外也毫无声息。

小芳羞搭搭的坐在炕头，低着头，半天之后，她才渐渐的抬起了眼皮，借着烛光看了看英俊的刘得飞，但却离着她很远，依然是个傻子的样子，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把他那口宝剑拿进来了，现在用衣袖不住的拂拭，仿佛他这件东西，比什么都要紧，他不但不来看小芳，并且不说一句话。小芳几次都要先开口，然而终觉着难为情。末了，她实在有点忍不住了，好象要是再不说话，刘得飞就能把那宝剑擦一夜似的，于是小芳急得轻轻顿了几下脚，悄声的说：“你在那儿干什么啦？”刘得飞这才抬起头来望了望她，说：“你就睡吧！我现在不睡。”小芳皱着眉说：

“你就不睡觉，也应当过来，跟我说一说话儿呀？”刘得飞这才往前走了一步，小芳微微的笑了一笑，斜着脸儿问他说：“今天觉着喜欢吗？”刘得飞点头说：“从昨天晚上我就喜欢，因为我把你救出了韩金刚的家，我的心里痛快！”小芳又顿顿脚说：“咱们别再提韩金刚家了！忘了那些事吧！我既跟了你，我以后就是你的人，咱们得说咱们过日子的话！”刘得飞吃了一惊，他赶紧摆摆手，说：“不行！小芳！姊姊！今天这里的邻家们，无论说什么，弄什么，那都不算，不过咱们也不能分辩，因为一分辩，话就得说好多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我是送你们暂时在这儿住，将来还得给你们另找好地方，你可千万别恼，他们说什么，那全都不算，反正你也不信，我也不能那样干，我绝不能真拿你当作媳妇……”

小芳惊问着说：“什么？……”刘得飞说：“你放心

我，我不能丧心背德！”小芳说：“这叫什么话？我跟了你……”刘得飞说：“你跟我是暂时躲避那韩金刚。”小芳急的双脚直跺说：“怎么是为暂时躲避着他呢？我不为跟你！痛快说吧！我不为在几年前就爱你，就想嫁你，我干吗这样？……”她的泪如雨串断线的珠子，不住的向下直落，肩膀儿一颤一颤的抽搐着，语声咽哽着，又说：“难道你觉着我不配？我因是韩金刚的姨太太，就不配嫁你？”刘得飞连连的摆手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要是那样想，叫我的头掉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，叫天雷劈打我！”小芳说：“咳！别说啦！你真叫人的心里难受！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！”刘得飞说：“因为我是个好人，我才绝不能做不义之事，你对我好，对我有恩……”小芳急的又顿脚，说：“什么叫有恩呀？……”刘得飞不由得也哭了，大颗的眼泪顺着脸直往下流，说：“我自幼便没有了爹妈，拉骆驼措煤，你当初扔给我的那个苹果不要紧，可是那我觉着比金元宝还贵重……”小芳说：“在那时候我就有心要嫁你！”刘得飞擦着眼泪说：“那时候更不行啦，我也养活你不起呀！后来，我师父玉面哪吒彭二又是我的恩人，他养活我，并教给我武艺，不料又后来因为他跟吴宝拚命，我去帮了一帮，他当时便生了气，跟我断绝了师徒之情。我那时住在小庙里，穷得没有饭吃，也没有人肯管我，又多蒙你赠给我金银，并送给我这条绣的板儿带子！”说着把短衣裳撩了一撩，露出在裤腰上系的那条绣带，并用胳膊不住的擦眼泪。小芳也用手擦眼泪，依然咽

哽着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我为绣这一条带子，费了多大的心？我的心，早就都给了你！我比你还命苦，还没有人疼爱，幸亏遇着你……！”

刘得飞说：“我也没说你好不好呀？我敢发誓说，在我的眼里，头一个是我师父，第二个就是你。”小芳说：“我也不是说我待你，比你师父还好，本来这就比不到一块儿。我不能逼着你，我也不是不识羞耻。可是你想，我为什么跟你呀？更不用说这儿的你亲戚，朋友，邻家已都知道了咱们是夫妻……”刘得飞说：“这……”小芳斩钉断铁的说：“这？这什么？这还有别的说的吗？反正我既跟了你，活着是你的人，死也是你的鬼，我永远也不能再离开你啦！除非，你，你，你把你那宝剑拿过来，叫我死在你的眼前……”她哭得坐都坐不住，真是十分可怜。刘得飞赶紧把那口宝剑紧紧的拿住，藏在背后，他真为难，急得头上的汗水直流，却不知怎样才好，不能怪小芳，小芳实在是一片真心，也不怪她死心眼，女人都是这样。更不能怪她不明白我，她只知道多情，哪知道江湖义气。我跟韩金刚拚命，要只是为抢他的姨太太作媳妇，那我不但枉负侠义之名，简直是不如猪狗！但小芳不仅可怜，也真可爱，又可以说，今天是被别人弄假成真了，我师父若是在这儿，我可以问他老人家，我应当怎样办，但，现在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是否应当就娶她为妻，娶她，总觉不对；不娶她，她可又太可怜，又这么动人的心。我，我可真难死了……小芳哭着，说：“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就快说！”

你要是觉着我不配，那更好办。你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出了名的大镖头，难道连句痛快话都不会说吗？”刘得飞却真说不出来痛快话，因为他实在爱小芳，只是他觉着实在不应当娶小芳，他的感情和理智相互矛盾着，他的嘴又拙笨，说话哪能够痛快呢？所以急得他直摆手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得，得啦！今儿你先睡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……”

小芳却依然摇头，哭着说：“不！我不能一个人睡，我要你把话说痛快了，讲明白了才行！”这时候，忽然屋门开了，从外面一跳，就飘洒的跳进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把刘得飞跟小芳全都吓了一跳，起初还以为是邻家的妇女，干吗来啦？不能是来闹喜房呀？小芳尤其的惊讶，因为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子，她的年岁有十八九，脸儿发黑，却长得妩媚，身穿的是一身青，又瘦又紧，这个打扮很特别，腰间还系着一条青绸带子，肩上挂着一个黑缎绣着白小花的口袋，里面装着些个沉东西，可不知是什么，并且背后还插着一把刀。双手叉腰站立，对着刘得飞“噗哧”的一笑，说：“我找你来啦！这不是新房吗？这应当是我的，因为你在张家口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订礼，你早就把我订下了……”刘得飞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！”他认识，现在来的这女子就是卢宝娥，这原也不足为异，她能够在芦沟桥助我拚斗，就能够找到这里来，可是她依然是那样不识羞，谁曾向她下过订礼？我正在为难着急，她却又来搅？因此，刘得飞的气往上升，就瞪着眼说：“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是走江湖的女子，我刘得飞也是个江湖人，今天在芦沟